

第二本第三分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本刊附白

- (一) 本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之一，此外之單刊，專刊，史料集等，另行發刊之。
- (二) 本刊每四分爲一本，每本約有五百單葉。每本完時附以目錄，檢題，及每篇之英文或法文提要。其原以外國文著作者，附以漢文提要。
- (三) 本刊原爲本所同人發刊其論著之用，但國內外同業此學者願以其著作投登時，本所當敬謹斟酌之。所外人之稿件，如經刊登，當酌送些須之工作費，以償補其爲此所費之雜費。至於獎金及出版規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詳定之。
- (四) 每文加印單冊五十份由作者有之。如作者願多加印單冊時，至遲須於最後次校稿時聲明，並自任其費用。
- (五) 凡以稿本交來者，編輯部只決定其刊入集刊與否，不爲排列次序。故本集刊各文之次序，均以交到編輯部之先後爲定。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 二 本 第 三 分

目 錄

九子母攷	趙邦彥
殷周文化之蠡測	徐中舒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陳寅恪
論攷證中國古書真偽之方法	高本漢著 王靜如譯
論阻卜與韃靼	王靜如
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	陳寅恪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蒙古源流研究之四)	陳寅恪
反切語八種	趙元任
用 b d g 當不吐氣清破裂音	趙元任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攷	
——高本漢切韻音讀商榷之一——	羅常培

九子母考

趙邦彥

前漢書成帝紀云：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

應劭注：

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

自應氏之說行，而世殆無不知畫宮畫九子母之事。然應說之可信與否，實為一問題。

- 唐宋以來之學者，對此持論不一。顏師古注漢書，首創反對之論。其言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固有彩畫之堂室。

宋人王稱歷攷漢唐禁省畫壁，因疑應劭之說或有所據。野客叢書二十七云：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攷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簷入，迴廊疊嶽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陸經詩圖，北壁畫畫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清沈欽韓著漢書疏證，則謂

應所言，指產舍也；畫九子母，蓋應所目知。案玉海晉宮闕名，洛陽宮螽斯堂則百堂蓋此類也。

九子母考

沈氏此說，謂應劭有所見而云，近是矣；然晉之鑫斯則百，又未必畫九子母，持此以證漢之畫堂，依然未得正確之解決。案甲觀之說，應氏不免附會；畫堂果畫九子母否？華屋山邱，更何從得其實證。吾人於此所可確定者，當應劭之時，實有所謂九子母者，且與生產之事，已發生相當關係，而或為婦女供養之神也。

然則九子母果何神乎？屈原天問云：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注：

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梁江淹作遂古篇（廣弘明集引，）因之有

女歧九子，為氏先兮

之說。後之學者，頗有主張謂此即中國古代九子母之傳說；而元人李翀，乃謂佛教之鬼子母，即由此而出者。其言曰：

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歧九子，遂生九子母（中略）：凡爾皆中國之人譯之然也。

李氏此論，見於其所著日聞錄中，不下數百言，綜其大意，謂佛惟求寂滅，無復餘事，一切佛說，多屬譯者徧獵中國之書而為之。其說之謬，人盡知之，且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可以不論。茲所欲知者，則為天問中之女歧，是否應劭所稱之九子母？晉以後所號為九子母者，是否與應劭所舉是一而非二？攷女歧之為何神，於古無徵，（案天問又有一女歧，王謂澆媿為少康所殺者，與無合而生九子者不同。）王逸謂為神女，隨文作解，亦不能詳其始末，或如天官書「尾為九子」之類，良未可知。古者高禘祭人之先，其神或曰高辛，或曰非也；魏晉之世，以石為主。禮說紛紜，莫衷一是，惟從無以女歧為氏先之說者。江淹文士，摘蕞成章，又不足為典要矣。西漢學者，不言女歧之為九子母；東晉以後，凡言九子母者，無一而不為佛教之鬼子母。余意東漢中葉，佛教已入中國，鬼子母神或已隨經論而來東土；此土之人，以

其多男，名之曰九子母，與所謂女歧九子者偶爾相合。應劭取當日之事，注解舊說，其所稱九子母者，非楚國祠廟之女歧，乃五天所傳之訶利帝也。

鬼子母原名 Hariti；音譯曰訶利底，亦曰訶利底哥利底訶利帝訶哩帝訶利陀；義譯曰歡喜愛子母鬼子母暴惡青色黃色等；古譯曰功德天；又有稱訶利帝天后者。關於此神之記載，散在內典中者，不勝條舉。元魏北台曇曜等所譯雜寶藏經九云：

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闍迦妻，有子一萬，皆有大力士之力，其最小子名嬪伽羅。此鬼子母兇妖暴虐，殺人兒子，以自噉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世尊爾時，即取其子嬪伽羅盛着鉢底。時鬼子母周遍天下，七日之中，推求不得，愁憂懊惱，傳聞他言，云佛世尊，有一切智，卽至佛所，問兒所在。時佛答言，汝有萬子，唯失一子，何故若惱愁憂而推覓耶？世間人民，或有一子，或五三子，而汝殺害！鬼子母白佛言，我今若得嬪伽羅者，終更不殺世人之子。佛卽使鬼子母見嬪伽羅於鉢下。盡其神力，不能得取，還求於佛。佛言，汝今若能受三歸五戒，盡壽不殺，當還汝子。鬼子母卽如佛勅，受於三歸及以五戒。受持已訖，卽還其子。佛言，汝好持戒，汝是迦葉佛時羯貳王第七小女，大作功德，以不持戒故，受是鬼形。

宋釋行霆重編諸天傳下云：

顯正論云，鬼子母父名歡喜，夫名圓滿具足樂叉，姉名旻匿，妹名摩尼鉢。鬼子母生一千子，在閻浮提，最小者名愛奴，偏所憐惜。常食人子，佛爲化彼，將愛奴鉢下藏之。母於天上人間覓之不得，佛遂化之，令僧施食與之。鬼子母經云，有一千子皆爲鬼王，一王統數萬鬼衆，五百在天上燒諸天，五百在世上燒帝王人民，或自稱林木神，水神，地神，船車宅舍晝夜夢寐恐怖作怪，佛爲受五戒，「得須陀洹」。白佛言，我欲止佛精舍旁，呼千子，凡天上人間無子息者，我當與之。姉名旻匿，主人產。妹名浮陀羅尼鉢，主天上人間鬼，四海船車治生財產。陀羅尼集云，鬼子母夫名德叉迦，大兒名唯奢叉，次兒名散脂大將，小兒名摩尼跋陀，女名功德天（下略）。

此外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三十一，記鬼子母之事，較爲詳備，佛說鬼子母經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者（案行霆所引鬼子母經卽此，）其時代或在雜寶藏經

九子母考

之前，並以文字煩富不具引，讀者可以參攷。鬼子母既受戒持，白佛言，欲報復天上天下人恩。佛言，汝從是已去，當稱是語，便止佛精舍邊，其國中人民無子者來求子，當與之子，自在所願，（詳佛說鬼子母經）；故印度風俗，祭之以求嗣。大唐西域記三云：

梵釋率堵波（在健陀羅國布色羯羅伐底城）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率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一受齋規則云：

（上略）復於行食末，安食一盤以供訶利帝母。其母先身，因事發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其邪願，捨生遂生藥叉之內，生五百兒，日日每食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觴處覓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百，一向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令受五戒為「鄒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因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祭食，令汝等充饜；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或在食廚邊，素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饜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

鬼子母之來原略如上述，茲還就中土記載此母之事攷之。法苑珠林云：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曇曇謂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弗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隨隨後曰，姑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乘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鑿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間，尋卽全愈。

宋劉敬叔異苑五云：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氏嘗夢鬼子母遍遶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

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象焚到而後去。

晉人據此，可知東晉以後，佛教之鬼子母神，已為一般人民所信奉；且供養之者，又頗專為婦人。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云：

四月八日長沙寺閣下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無子者，供養薄餅以乞子，往往有驗。

按此條不見於漢魏叢書本歲時記，而唐人類書有引之者，蓋屬可信。明說九子母神在長沙寺閣下，則為佛教之鬼子母無疑。又云供養薄餅以乞子，往往有驗，與天竺風俗祭以求嗣，復相脗合。再攷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七云：

梁解倩有「九子魔闍」傳於代。

姚暹評解倩之畫，謂其全法暹章，筆力不及，通變巧捷，寺壁最長；可知解在當時，為一有名之佛教畫家，茲所稱九子魔者，亦即佛教之鬼子母也。又太平廣記四十一引會昌解頤及河東記云：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改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改暇日率妻子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錢百萬別繪神仙。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構堂三間，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募畫工，自汴渭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下略）。

此云魔母，即鬼子母也。全唐文八百零六笑圭東山觀音院記云：

節度使尚書獨孤公因給牒置院利人，信使洊至，飛木斲石，儼徒業工，樹立新規，因循舊跡，制未周歲而成半。創觀音像堂三間，南邊佛舍五間，山頭大閣三層七間，房廊廚庫門廡十五間，皆盡雕飾之妙，宏壯之麗。瞻仰崇峻，依歸者萬計。舊傳轉塔十三層，久傾欹，忽遇風雷，運明却正，時以為神蹟扶掖之異，今餘其趾。又有石龜四五，兼鬼子母，下竊方泉，里巷以高樛之饗，祈禱者衆，頗有靈異。

晉人於此，不但知鬼子母為求嗣之神已也，有一事甚堪注意，即晚唐之時，鬼子母與送子觀音尚絕不相混者。清劉喜海金石苑第二冊百零三頁，有唐光啓四年重修化城

齋記，茲節錄數語於此：

立斯鬼子母一座，十身，已前功德，願男保壽易長易養聰明。

同册三十一頁有唐文德元年十二月化城縣造像記，中有

又更粧鬼子母佛兩座，男保壽易長易養

之語。兩記同一造像主，曰男保壽易長易養，亦祈子之類也。清陸輝通金石續編十四引宋張爽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云：

夫九子母學浮圖氏者言之，在異趣矣：始則憑負愷力，突戾慈仁；洎大雄氏示現威福，攝以正道，故力殫氣沮，神弗克競，而旋能服義畏威，降志下禮，慄然歸順。逮夫能仁之教，流被震旦，嚴寺善刹，充滿天下，故存其像說，儼列左右，蓋錄其背邪向正之道，亦足尊尙矣。法門寺東廊下，有故像一堂，以其子孫衆多，耆舊傳云，寡續乏後者，苟獨禮精禱，則身枝蕃茂而席其福。然年穽窳久，堂宇傾圮，雖有陳形弊質，亦不克副瞻仰者之恭畏也。景祐丙子歲，里人試匠簿鉅鹿魏德宣與同閩人清河房君有檣武威奉職安君召相與建圖再議裝緝。時屬西夏跋扈，邊鄙興師，供億頗勞，故不果蚤就其志；迨今年五月中，方畢其事，續塑一新。其母則慈柔婉約，且麗且淑，端然處中，視諸子如有撫育之態。其子則有裸而攜者，有襁而負者，有因戲而欲啼者，有被責而含怒者，有迷藏而相失者，有羈午牽衣而爭恩者二人焉，有勝冠服膺而夾侍者二人焉，擁戀庭闈，天姿駭治，不可得而談悉。非施者之心專勤，匠氏之工精妙，亦不能久臻其極。□□君子之肇意也，以家鍾餘慶，業茂素封，惟慈有後，未□焮旻，因相爲祝，寅禱迺衷；功未及終，咸遂其應。噫！神道冥昧昭感之績，信未可誣！爽不佞，辱見請文其事，讓不獲已，因敢聊序其大略云爾。時慶曆五年閏五月一日記。

法門寺在陝西扶風，爲唐代名利，此云有故像一堂，則宋以前或已有之。耆舊相傳，用以乞子；魏德宣等重爲修裝，亦功未及衷而咸遂其應。張氏此記，敘鬼子母及諸子像法，與近年德人勒柯克在我國新疆所得「鬼子母圖」有足資比較處，用不煩費辭，模取其圖而略爲解釋之。西紀一千九百零五年，勒氏等於第二次旅行我國西北一帶行程之中，在吐魯番之西約十啓羅米突地方某古寺中，得阿利帝母畫像一軸。畫以

相厚之布爲地，彩繪鬼子母及其諸子。其時期經德法學者研究之結果，雖不能明白確定，要在九世紀以前。畫之正中作鬼子母，右手於其懷中抱其愛子畢哩孕迦 (Priyaka)，左手致乳以哺之，側身垂下兩足，坐几上，頗有顧視諸子之態。母頭上有圓光三重，戴赤身冠，蓋番樣也。其身白色，着紅色衣，織成菱形，錯落其間；菱形不施綵，以紅絲作十字形交界之。頸有瓔珞，足着輕履不安跟。諸子游戲其側，王持曲棍作擊球之戲，二人盛瓜於器而奉之，一人坐而弄琴，一人頂瓶於其首，右角一人，則原圖殘闕莫知其事，略如戲後小憩之狀(圖一)。按唐不空譯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云：

時歡喜母白佛言，如佛聖旨，我當奉行。世尊，若欲成就此陀羅尼法者，先於白氈上或絹素上，隨其大小，畫我歡喜母，作天女形，極合姝麗，身白，紅色天縷寶衣，頭冠耳璫，白螺爲釧，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坐寶宣台，垂下右足，(按不空譯訶利帝母真言經云，垂下兩足。)於宣台兩邊榜膝各畫二孩子。其母左手於懷中抱一孩子名畢哩孕迦，極合端正，右手近乳掌吉祥菓。於其左右，并畫侍女眷屬，或執白拂，或莊嚴具。

七密教所傳訶利帝母畫像法也。母之畫法，勒氏所得，與經言大體相同；諸子像法，則經言不詳，蓋塑像綵繪，種類甚多，有不可一概論者。〔按法人福舍 (A. Foucher) 所著佛教藝術之起源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中有 The Buddhist Madonna 一章，所舉鬼子母像甚多，讀者可以參攷。〕張奭所記諸子塑像，與勒氏所得，大致相似；母之塑像，張氏言之未備，當亦不甚相遠也。又宋洪邁夷堅甲志十七云：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巔。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顯土偶中乳婢乳垂於外，悅之，每至必摩附吉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窺呢。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蹶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靈志怪，事之必無；然吾於此得攷見當時塑鬼子母像，其旁有乳婢等，與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所云，其左右并畫侍女眷屬者，蓋相合也。又陸游老學菴筆記云：



圖

一

(原圖現藏柏林人種學博物館)

健德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誇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健德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

此爲塑九子母并塑其夫者。按河利帝有夫名半支迦 (Pāñcika)，已見前篇；夫婦合體之像，在中國未以前當有造者，然至今日殆已毀滅無餘。斯坦因曾云，新疆某處廟壁畫鬼子母，其對壁當畫半支迦；然壁早毀，無從證實。今印度白沙瓦博物館 (Peshawar Museum) 藏有舊時健德釋式造像一區，半支迦共河利帝並肩而坐，諸子依傍其側；半支迦像兩手已毀，福舍謂其右手原當執槍，左手當持錢袋，以此神在印度原有爲財神之傳說也(圖二)。吾人察其遺態，自非若陸游所謂巾誇美丈夫者，惜不得新疆古廟壁畫以一覘其變易之跡也。

前既孫攸鬼子母在中國爲祈子之神，然國人以嗣續觀念特重之故，向之求子者，其神不下數十，若西門豹若華嚴神若張仙等等，不遑細舉，則鬼子母者實亦不過此數十神中之一而已。

唐宋之時，九子母塑像之可攷者，除前舉數處外，所在尚有。酉陽雜俎五云：

光明寺中九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

此外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八引玉堂閒話一則，涉及九子母像，事屬荒謬，連類所及，錄之如次：

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嘗有一行者，年少，給事諸僧，不數年，其人漸甚羸瘠，神思恍惚，諸僧頗怪之。有一僧見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寢宿，徐見一美婦人至，晚引同寢，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爲怪，即壞之，自是不復更見；行者亦愈，即落髮爲沙門。

其壁畫之可攷者，約有數處：酉陽雜俎六云：

崇義坊招福寺 (中路) 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貞書，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尤工。

宋劉道潛五代名畫補遺云：

韓求 (一云虬) 李祝 (一云規)，不知何處人，皆倜儻有經略才；屬唐祚陵季，以丹青自污，而好遊晉唐間。并州節度使李克用陰懷異圖，窺伺神器，加

以左右勸進，克用亦懼求祝知之，乃命往陝郊畫龍興寺迴廊列壁二百餘堵（中略）又畫九子母及藥叉變，宛有步武之態，由是天下畫流雲集，莫不風伏。

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

范瓊者，不知何許人，開成年，與陳皓彭堅同時同藝，寓居蜀城。三人善畫人物，佛像，天王，羅漢，鬼神。三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多，會昌年除毀後，餘大聖慈一寺佛像得存，南廊下藥叉大將和修吉羅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謂之「十七護神」。

沈括夢溪筆談十七云：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為一時妙絕，（中略）又有鬼子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上舉諸壁，歷時既久，無復存者。西紀千九百零八年，斯坦因（Stein）在我國新疆多瑪喀所得壁畫有畫於灰泥板上之鬼子母一，茲取以示番相（圖三）。其畫像法可與圖一比較觀之也。

元明以來，關於塑繪鬼子母神之記載，除所謂「揭鉢圖」外，極少概見。民間風俗，亦不知向九子母精禱以求子者。此其故非他，蓋九子母之神仍在，九子母之名已改，轉軀化身，名目不一，而其最著者，曰送子娘娘，送子觀音。

延津縣志九引明李戴大覺寺白衣觀音閣記云：

（上略）於寺後塑白衣大士像，虛兩旁為貯經計。樓下為水陸會所，東西各三楹，左為送生菩薩，右為眼光菩薩。

此云送生菩薩，蓋即送子娘娘，與白衣觀音同在一寺，與前所引唐侯圭東山觀音院記，頗有相似之處。按送子娘娘之名，不見於宋以前書籍中，茲隨引李戴之記，固不得據之謂其起源在是，然謂元代以後始有之，元代已前，則名之曰九子母，或非妄也。送子娘娘之塑像繪像，所在多有，因地而異，不可具論。茲但就北平東嶽廟一處言之：東嶽廟在齊化門外，為北平名利之一。廟之西廡，有送子娘娘殿，正中裝塑娘娘及其夫之像，冠服皆極華貴。娘娘以左手於懷中抱一孩子，諸小兒錯落其間者甚多（圖四）。殿兩旁各有送子郎一人，以木槌擔袋，諸小兒充滿其中，歷歷可數。問之寺僧，曰此文王百子也。余意此為道家之「廣嗣神」，殆即從佛教之鬼子母而出

者。

鬼子母在印度又爲痘疹之神，今日尼泊爾有所謂「綠阿利帝」者，奉爲痘神，香火甚盛；上所稱東嶽廟後殿另一處，有號爲痲疹娘娘者，卽是。同處除痲疹娘娘外，有同樣之神八，曰送生培姑催生眼光天仙子孫利蒙乳母。其子孫娘娘卽九子母，蓋毫無疑義；舊都風俗，小兒痘疹無恙，答謝神麻，有不至痲疹而至子孫者。其送生培姑催生利蒙乳母諸神，顯名思義，皆爲鬼子母及其眷屬所演變。惟眼光天仙二者，不知其原；而圖書集成四十五引直隸志書永平府條云：

（四月）十八日祀天仙，言謂之拜廟，視季春尤盛，蓋婦人求嗣者，本古高禘遺風，流而爲賽禱。又童男女多病者，以小紙繕爲枷鎖，荷之詣廟祈禱，三年爲滿，焚神前，謂枷願。其祠在遷安景忠山顯者，俗稱頂上娘娘。

此所稱天仙，與送子娘娘相似，或通常所稱天仙亦卽九子母之變，未可知也。然屈大鈞記廣州西王母祠有送子催生治痘疹者凡六神，翁山謂卽飛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與余所說，顯然異趣。廣東新語六云：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爲人注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爲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後。攷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冢周書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來，有天地卽有西王母；而道家以爲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爲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爲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契名貼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爲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屈氏此說，引證甚博。案西王母之來原甚早，而如屈氏所說飛瓊等諸夫人爲送子催生治痘疹之事，則前此無聞。自九子母之名不彰，流俗莫知其原，多取其類似之神以當之；如山東民間有呼送子觀音爲西王母者，要皆後起之事，推求其始，正恐未必然也。此外民間流傳，有所謂送子觀音者，法人福舍謂卽九子母之變。攷觀世音之入

中國，其時甚早。因其博施濟衆，信奉最爲普遍，而向之求子者，亦有焉。法苑珠林六十五引冥祥記云：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朝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歲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卽有娠，遂生一男，時元嘉十四年也。

此云誦觀音經以求子，其時甚早，降及後世，此類記載，尤屬數見不鮮。五代僧皎然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序云。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生現，滿兮凝心於內，怡然示相於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卽湖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恤嗣之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兒見不正名，蓋取宜子之意也（下略）。

宋洪邁夷堅乙志十七云：

京師人翟母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髻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母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母竊然，卽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子，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

至晚近乃有送子觀音之像，而觀音送子之傳說，幾於無處無之。按送子觀音之像，瓷器及石鑿者常常見之，或坐或立，抱兒於懷，或着膝上，與九子母像極相類。然亦有異樣者，如關五卽其一例。圖正中畫大士坐蓮花座上，左右有龍女善才韋陀等，後有光背及叢竹，固顯然一南海觀音像也。然大士右手於懷中抱一孩子，則與尋常之觀世音不類矣。此種畫像，現尚流行，爲時當甚晚；但上述翟母所畫頗有相似處，不知南宋時已有否？至送子觀音之名之成立，其時亦較後。宋夢得避暑錄話三云：

杜牧作李戡墓誌（中略）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夫授。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案唐封演聞見記一云：

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爲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不許婦人沓雜，祈非望之福，然則豐俗所爲，有自來矣。

據此則晁無咎之言，未免寡陋；然可知宋人亦以九子母爲送子之神。不曰孔夫子爲人作送子觀音耶，則送子觀音之名，在當時尙未顯，或竟未有也。茲合之以像法，證之以史事，而知福舍之言蓋屬可信。

鬼子母之愛兒名畢哩孕迦，亦曰孃伽羅 (Pindala)，聞西人有謂西遊記小說中之紅孩兒卽從此愛兒而出。按大藥叉女并愛子成就法云。

我今復說畢哩孕迦刻像法：取好白旃檀香木無瑕隙者，長六指，或一碟手，令巧匠雕作童子形，頂上有五朱紫鬚子，相好圓滿，以種種環珞莊嚴其身，於荷葉上交脚而坐，左手掌吉祥菓，作與人勢，右手揚掌向外，垂展五指，此名滿願手。

此畫像法與紅孩兒極不相似。紅孩兒後歸觀世音爲善才童子，人或見送子觀音像，遂附會之，蓋不足信。又攷唐費冠卿九華山化成寺記有所謂「九子神」者，因九華古號九子山而出，與茲所攷者不一，故特從略。



圖 二



圖 三



圖 四



圖 五